

一株柳树的自白

残雪 作品

柳树 向天空构建高度

内心的狂躁与复仇

黑色的激情与感伤

生命枯萎后的一曲哀歌

一株柳树的自白

YI ZHU LIU SHU
DE ZI BAI

残雪 / 作品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一株柳树的自白 / 残雪著. —北京：中国工人出版社，2017.6
ISBN 978-7-5008-6745-6

I. ①—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7）第142855号

一株柳树的自白

出 版 人	芮宗金
责任编辑	左 鹏
责任校对	董春娜
责任印制	黄 丽
出版发行	中国工人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：100120
网 址	http://www.wp-china.com
电 话	（010）62005043（总编室） （010）62005039（出版物流部） （010）62379038（社科文艺分社）
发行热线	（010）62005049 （010）62005042（传真）
经 销	各地书店
印 刷	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20.75
字 数	300千字
版 次	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8.00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污水上的肥皂泡	001
天堂里的对话	005
空中囚禁	023
苍老的浮云	047
一株柳树的自白	117
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	129
天窗	133
贫民窟的故事	144
末世爱情	201
痕	226
民工团	276
垂直运动	315

污水上的肥皂泡

我的母亲化作了一木盆肥皂水。

没人知道这件事。如果有人明白底细，他们一定会骂我是畜生，是卑鄙阴毒的谋杀者。

今天一早，她就在厨房里不停地喊我，喊得我太阳穴一爹一爹地痛。

她从去年以来就一直睡在厨房里。其实家里也不是没房子。但她时时忘不了对我抱怨屋里冷得像个冰窖，一抱怨，就流鼻涕、流口水，骂我“忤逆子”，居然如此虐待老母，最后总以失声号啕大哭来收场。有一天，她不知怎么从多年不曾上去过的顶楼上找到了那只破旧的行军床，她像得了宝贝似的笑逐颜开，立刻就把行军床架在厨房煤火灶的对面。

“妈妈，你别，小心煤气中毒呀。”

“好呀，好儿子！”她拍着我的肩头说，“这不正是你所盼望的吗？你每天夜里梦见的就是这件事，我完全清楚。你耐心等吧，兴许等得到！”

我满脸通红，嘴里啜嚅着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眼。

为了向我示威，她在睡觉前将厨房的窗子关得砰砰大响，门也用木棍抵死。奇怪的是她总不中毒。有时我夜里头痛起来，就怀疑母亲是不是被毒死了。我披上衣服走出去，一走到厨房门外，立即听见里面像躺着一只猪婆似的鼾声大作，她睡得正香咧。而她睡在屋里时总是说有一只蝎子在她头部蜇了一下，半边脑袋麻木，然后就起来翻箱倒柜，弄得我通夜失眠。每当我小心地向她暗示我的苦楚，她又勃然大怒：“如今这是怎么回事啦？连亲生母亲这点小小的嗜好都要被剥夺，我的天啊！”然后又是大哭，还向我身上撞过来，把口水擦在我身上。

我走进厨房，看见她将眼屎巴巴的小脸从墨黑的被头里伸出来，吐着牙

间的秽物说：“你今天把礼物送到王其尤家里去，我昨天就买好了的，放在大柜顶上。”她诡谲地笑着，像策划好了一个什么阴谋，只等我去上钩。王其尤是我母亲机关里的一个小科长，生着一张极其下流卑劣的脸。他有一个女儿，是一个33岁的老处女，长相和他一模一样，一边颊上还有一个小瘤子。我母亲对他十分崇拜，变尽了法子去讨好卖乖。但那家伙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势，爱理不理，大概是嫌母亲又老又丑吧。周旋了几次毫无结果之后，母亲忽然灵机一动，要把我送给他当上门女婿，我跟母亲去过他家一次，当然，他家里的人全明白我是去干什么的，他们交头接耳，“哧哧”地冷笑。科长正在用一枚专门制造的小勺挖耳屎，挖出来都装在一支火柴盒子里，已经快装满了。那位33岁的老处女坐在一只大壁炉子后面，鼻子里不停地发出一种怪叫，像是有许多野兽在山洞里咆哮。她一开口我就出了一身冷汗：“你们到这儿来搞什么鬼名堂，嗯？滚！我的痔疮发作了！”母亲真是一个铁一般的女人，她毫不慌张，谈笑自若地坐了约莫一刻钟，拿出一包干笋，说：“小儿送给科长的。”然后拉着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昂然走出门去。以后连着好几天她都心痒难熬地向人吹牛，用一种只可意会的语气暗示她与科长的“特殊关系”。

“我脚痛，妈妈。”

“什么？”她猛地从床上撑起，把夜里新结起的一张蛛网都弄破了，那蜘蛛飞快地爬到床上什么地方去了。

“你一喊我，我的脚就痛得要死，像有一把锯在骨头上锯。我的胃里也翻腾得厉害，说不定会在他们家里吐起来。”

“别跟我来这一手！”她舞着胳膊叫起来。她的细细的颈脖上有两根东西像鱼一样蹦跳着，“我早料到了，你一直在反对我！你把痰盂放在门槛上，想让我一脚踩上去跌倒在地……老天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！”停了一停，她命令我把头伸到她面前去。她将我的头拨弄着，左看右看，还用积满了黑垢的指甲在我后脑勺上戳了几下，然后将一口唾沫吐在我脸上，扬言：“你的阴谋永远不会得逞！”说完之后她就开始揉胸口，打自己的耳光，一直打

得透不过气来。这当儿发生了一件事。

在她抬起手打自己的那一刻，她的胳膊撞翻了窗台上的一杯茶，那是她隔夜放在那里的。茶水溅了出来，泼在她脸上，她用袖子去揩，每揩一下，脸上就出现许多白色的泡沫，而且在揩过的地方，千真万确的有一道道洼痕。

“妈妈，你洗一洗吧，我这就去准备水。”我像受了鬼的差使这么说。我把滚烫的水倒在木盆里就出去了。我躲在门外，听见母亲一边掺冷水一边诅咒，说我是有意要烫死她。后来她沉默了，大约在脱衣服。我紧张得满脸苍白，一身发抖。听见里面发出一声窒息的微弱的叫喊，像人在溺水前的呼救，然后一切都静寂了，我在台阶上跳起来，衣裳汗得透湿，指甲发青，眼珠暴了出来。足足隔了一小时左右，我才用一把锈坏了的榔头撞开厨房门，一头冲进去。

屋里空无一人，母亲脱下的内衣放在床边，还有一双拖鞋。我凝视着木盆里的水，那是一盆发黑的脏肥皂水，水上浮着一串亮晶晶的泡泡，还散发出一股烂木头的气味。

我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哭起来，为了母亲肮脏的、细细的颈脖，也为了她一年四季溃烂流水的脚丫。

我一直等到中午才去叫人。人来了，一窝蜂冲进来，脚步“嘣隆嘣隆”的，把地板都踩塌了一块，他们看来看去，怀疑地打量我泡肿的双眼，最后看到了厨房。有一个人弯下腰去看那木盆里的水，还用手指戳炸了一个泡泡，那是一个小个子，像个留长发的贼。

“她洗完澡就失踪了。”我勉强说出声，胃里有什么东西涌了上来。蜘蛛又在我头上结出了新网。那伙人相视一笑。

“这水里有股味儿。”蓄长发的小个子装腔作势地说，“也许，该不会有什么东西化在里面了吧？刚才我一戳，只觉得戳到了一个女人的背脊骨。”

“也许是戳到了大腿上？”大家饶有兴致地接口，全都张开血盆大口笑起来。屋顶上的瓦跳动着，四壁发出可怜的爆裂声。

他们又一窝蜂地冲出去，手舞足蹈，为刚才小个子的意外发现陶醉得要命，一些人忍不住就在屋檐下“噼里啪啦”地撒起尿来。

他们走了之后，我垂着头坐了好久。锅里有早上煮的冷饭，我盛出来吃了两口，吃出一股肥皂味儿。

“三毛，三毛，礼物送去了没有？”母亲嘶哑的声音是从木盆底部发出来的，那一排肥皂泡泡在灯光下阴凄凄地瞪着我。

我撞撞跌跌地跑到外面，到处一片墨黑，几盏路灯贼眼似的闪烁着。“三毛！三毛！”厨房里还在喊，一声比一声提高了嗓子，仿佛在发怒了。

我忽然觉得喉咙痒痒的，用力一咳，口里就发出了狗的狂吠，止也止不住。人们围拢来之后，我还在怒叫，一跳一跳的。我发现一个老家伙格外可恶，那家伙脸上挂着白痴的笑容，在人堆里挤来挤去的，居然挤出尿来，裤裆全湿了。我一头向他冲去，咬住他的胳膊，狠狠一撕，撕下一块肉来。他像一堆劈柴一样“哗啦哗啦”地倒在血泊中……

天堂里的对话

诗与你长相伴随，

引诱你创造奇迹。

昨天夜里又闻到了夜来香的味儿，自从你告诉过我这件事之后，这已经是第五次了。你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把小小的耳朵竖起来，倾听一种“咕隆咕隆”的声音。那是一棵银杏在湖心水的深处摇摆，树上满是小小的铃铛，铃铛一发光，就灿烂地轰响。我动了动左边的脚指头，又听见风在门外卷走了谁家的垃圾箱，总是那该死的南风。

在它袭来之前，我感到内部生出一种强烈的焦躁。我摸了摸自己的双腿，发现它们像蛇一样灵活而光滑，我坐起来，张开细长的五指在空中抓来抓去，许多活的气体在我的指缝间流动。这种夜来香味儿不同于一般的夜来香，当你细细凝神的时候，你竟发觉它并不存在。我睁大双眼在黑暗中搜索，终于看见一排细小的幻影从墙根溜过。这时我的双腿变得柔软而冰凉，像水草一样在空中荡动。

那时我和你站在湖光水色中，我的双眼突然红肿起来，什么也看不见了。我摇晃了一下，正要掉下湖去，你搀住了我的腰。“夜来香。”你说，“夜——来——香！”你惊骇地扭歪了脸，低下头看着自己血红的手掌心。

就是那一次，你告诉了我关于夜来香的秘密，你叫我每天半夜里去等

待。也有的时候，它并不来，因为它从不曾存在于某处。你又告诉我，你的声音充满了诱惑，像一些绿色的游移的小火星，“你只能等待。”

昨天白天，我异想天开地走到屋后那片荒坡上去等候。太阳很大，我不停地流汗，头发很快变得又湿又硬。我的行为被人发现了，他们兴头十足地在远处比画着讥笑我，还用竹子做成的弓箭来射我的背，把我那件白色的外衣射得千疮百孔。总之我白等了一天。我又累又懊丧，拖着浮肿的腿缩回小屋里去。半夜里，我翻了一个身，踢去被子，立刻发现自己被颤动的活的气流包围了。那种颤动是奇异的，我全身的关节不知不觉地脱了臼，四肢随着气流飘荡。“一条鱼。”我羞涩地说出这三个字，喝醉了似地眯起眼来。随着一阵细小的骚响，那种香味在屋角向空中弥漫。从第一次起，我对这种气味就很熟悉，它保存在久远的雾蒙蒙的早晨的记忆中，后来的四次一次比一次更强烈、更真实，以致有一回我因窒息而昏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头上晃动着火红的光圈，我的嘴角抽搐了几下，眼睛里满是雨滴。当时你坐在门外一个石凳上，我一下就看见了你黑色的剪影，你把两臂张得很开打了一个哈欠，轻声自言自语：“小生灵们嚷嚷了整整一夜。”你在门外踱来踱去，深沉地发出叹息声。而我，被那些光圈照耀着，满脸红晕，乌云般的黑发闪闪发亮。

要是那次我掉进湖里，我一定能找到那棵树，我会变成一条鱼，在夜晚的水中游来游去。但是现在，我只能期待。在那些宁静的不眠之夜，我把耳朵紧紧地贴着墙壁倾听。我讨厌南风，南风一来，把一切都搅乱了，耳中只剩下呼呼的怪叫。没有风的时刻，铃铛是那样美妙地碰响。你干吗搀住我的腰，我愿意我掉下湖去，变成那条鱼，这一来我就能游来游去，找到水中的那棵树，我想在那浓密的叶片间栖息。黎明的时刻，我要浮上水面来，向着在湖边焦躁踱步的你，动一动嘴唇，然后飞快地沉入水底。因为朝霞会刺瞎我的眼睛。

“只要你闭上眼，整齐地数五下，也许就能闻到它。”你告诉我的这个办法，我通夜都在不停地试验，直弄得脑袋里面悲惨地嗡叫，最后我伤心地用被子蒙住了头。

我和你是在黑暗中相识的。你是一个孤独的梦游人，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块石头上面。刚好那天夜里我出去找蜜蜂，我马上认出了你。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你，我的胸口有一个很大的窟窿，潮湿的小石头在里面哗啦作响，我还告诉你我从小是多么地怕冷，我一边唠叨一边将冰冷的指头放进你温暖的掌心里。“蜜蜂窝在那块岩石下面，我整夜整夜地在观察它们。”你说，“你是从海边来的，我听见你一路踩着沙子走过来，沙很细，风很凉，你的头发里有海水的气味。那海很遥远，你走了十几年才走到我这儿，我一直待在这地方等你。”你把我的十个指头紧贴你的脸颊，然后又说：“这样就好了。小的时候我也怕冷得很，现在已经习惯了。哪怕在雪夜，我也独自一人在这地方守望，因为我不能确定你在什么时候到来，我怕你一下子就走过去了，把我一人撇在这儿。”那天夜里，我们在石板路上踏出了一条洼痕。

我想要问你，你是怎么活下来的，这地方干旱得十分厉害，满地都是一种小小的毒蛇，即使关上了窗子，它们也有办法爬进去咬人。你小的时候一定十分瘦弱，在冷风刮来，梧桐叶掉在瓦上的那时，你是不是耸着肩头哭泣过？你怎么竟能在同一个地方等待那么长的时间，冰雪能不冻坏你的双腿吗？我在海边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，有一个人在一处地方孤独地徘徊，用双手把小石子捏得粉碎，那个人是不是你呢？当时我怎么也看不真切。在我的记忆中，还有一只雄鸡，它总是在有雾的早晨叫起来，声音那么嘹亮，你也听到过它的叫声吗？但是我没有问你所有的这些话，我害怕我的声音搅乱了周围那种活的气流，它正柔和轻松地从我俩的臂弯里穿过。

相识的第二天早上，我和你脱了鞋，赤着脚在那条石板路上跳来跳去。我们哈哈大笑，踩死了数不清的小毒蛇，还在每个扣眼里插好一朵金银花。我完全不害怕了，因为你牵着我的手，你的步子是那么稳健，你后来长得十分结实了。太阳已经晒起来，我们还在跳，两人的面孔都是红彤彤的。我们相互向对方大声说：“你就是那个人！”

在海边的时候，我曾经有一次认为我找不到你了。那一回，我哭泣着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，想等待生命静静地消失。我躺在那里，又疲乏、又凄

凉，凝视着头上飞快掠过的黑影，心灰意懒。然而我还在聆听，我不能不聆听，这已经成了一种本能。是你的声音唤醒了我，我从沙堆里爬了出来，顺着你发出呼唤的方向跑得像风一样。

我还要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。我在半夜里等待夜来香的时候，老是有一个黑影立在门边，只要我一闭眼，他就朝我移近。我浑身直抖，怎么也不敢睡着。有一天我实在熬不住打了一个小瞌睡，他那极长的手臂竟伸了过来，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恐怖极了，大声喊着你，直喊得喉咙红肿，唇枯舌燥。我不明白，每天睡觉前我都胆战心惊地检查了门窗，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他在有的时候绝不进来，那是当你坐在门外的时候。我只要看见你那黑色的剪影，心中的那块石头立刻落了地，我往往能睡得十分安宁。你能不能每天夜里都在那张石凳上出现一下呢？我真是害怕极了啊。

也许有那么一天，我终于会变成一条鱼。到那时候，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。你只会在黎明的湖边看见一条细长的小鱼蹦出水面，朝着你动一动嘴唇，然后又消失在湖中。那时你的心脏会发生一次撕裂，头昏得像风车旋转。我不忍心变成那条鱼，我要和你一起在黑夜里寻找夜来香，你在门外，我在屋里。

二

这个地方的确干旱得厉害，没有水源，只有一眼即将枯涸的深井。里面的水混浊如泥浆。绿色渐渐地从地面消失，闪闪发光的蜥蜴满地爬行，道路正在开裂。那些梦焦渴而冗长，充满了尘土味。我每天夜里出来寻找蜜蜂。一个起风的黑夜，你裹在披巾里，迈着细碎的步骤从我面前一闪而过。我立刻认出了你，你也认出了我。你的肩头几乎难以察觉地抖了一抖，停住脚步，凝望着黑黝黝的大路说：“夜晚是多么地孤独和寂寞。你听，冰川也在断裂。”

风在我和你之间怒叫着，月亮是一个不发光的影子。我在风中细细捕捉你的喘息。

“我从前，很熟悉你。”你在风中摇摆着轻声地说，“你的窗台上摆着一只发光的水晶球，天花板上挂着一把巨大的黑雨伞。有时候，你无意中瞟一眼窗玻璃，那里面有一张没有胡须的白脸，光溜溜的，毫无意义。我原先住在桑树下的小屋里。在有星光的夜晚，远方总有狮子叫。我走出门外，看见心脏皱缩成一颗干柠檬。”

我沉默着。我很想向你说出那个草场。风那么热，天那么蓝，黄蜂满天飞，人在草上奔跑，远方的飞机如细小的甲虫……我没有说这件事，我说出声来的是关于那口井的事：“井水是一点一点地干涸的。我小的时候在黎明前坐在井边哭泣过。当时夜莺在什么地方唱得那么伤感。只要天一亮，成群结队的人就来往井里倒石头。这个故事长而又长。我很冷。后来我变得很注意自己的仪表，我把葡萄串起来挂在脖子上，一串又一串。在熄了灯的黑屋子里，我紧张地等着山崩。我用一把剪刀将屋顶剪一个洞，伸出狂乱的脑袋，仿佛听见了隐隐传来的轰响。这个故事太长。大路上也许有一个人。我在这里游荡的时候，总是想到这一点。那些高高的电线杆，有时会突然变成一个人。”

大路上传来那种脚步声，我和你立刻贴在一起了。土地在脚下起伏，妖媚而放荡。我的心脏冲撞着你的心脏，似乎有种踏实感。你的呼吸原来很轻很轻，细如发丝。“我的肌肤是一种很特别的水晶石。”你贴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，“南方的山林里有数不清的小红果，猛兽在树丛间埋伏。”

我越来越想说说草场，说说那种热风，但我一开口又说起了路上的那个人。我听见你的眼睫毛眨得“嚓嚓”地响，于是就羞愧地红起脸来。“睫毛上不过是结的冰珠。”你平静地拍拍我的脸颊，如哄着幼小的孩子，“这天太冷了。那个人，其实并不存在的。只要你静静地合上眼睛，我们俩就出现在银杏树下，在我们的头顶，星星的海洋掀起万丈波涛。你一定不要急躁。静静地、静静地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就来试一试。”

你一直是这个样子，这就是为什么不管在什么地方，我总能一下子认出你的原因。我将葡萄挂在胸前那一次也认出了你，那时你还很小，你站在路标那里审视我，黑眼睛异常严肃，我想和你讲一点什么，你却一下子就转身走掉了。从那以后你再没来过这地方。但我知道，只要你出现，我就能认出你。我一直待在这地方和干旱搏斗，脚板上的裂口流着血，两鬓被烈日烤得焦黄。那些黄昏，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挨过去的了。槐树的枝丫一作响，我就忍不住把屋顶剪一个洞，好掉下来一束光。我的屋顶已成了一个漏勺了。

昨天有人盗走了我的锄头，那是我用来开荒的。我不时种一点什么，但从来没成活过，因为天不下雨。整整一下午，我呆呆地坐着，听着那人起劲地挖，向我示威一般。我们这里的夜晚没有星星，只有一个剪纸般的假月亮，我的眼睛早就习惯了在黑暗里看东西。我坐在石头上一动不动，你绕过那座山头时我就听见了你的脚步，当时我打了一个冷噤，说：“一个人。”我坐在石头上的时候，感到自己和这荒蛮的地方一样古老。我活得太久了吧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生命就朝一个方向无限地延续着，空泛而单一，没有任何明显的标志将它区别成一些阶段。我尝试过从这躯壳里流离出去，其结果是我的眼珠变成奇怪的颜色，再也区分不开白天和夜晚了。我就假装出去找蜜蜂，我知道这是一件荒唐事。“抱紧我，抱紧我，看那爬来的巨蟒，你的脚步踩在土地的脉搏上了。”

“啊，我不管，我干吗要管！我从前在山林里跳来跳去，连衣服也不穿的。这地方夜里真冷，你怎么能活得这么长久呢？一直就这样吗？你小时候真的哭过吗？”你不停地向我发问，哈着气，在原地跺着脚，转了一个圆圈，将一只苍白狭窄的手掌哆哆嗦嗦地放在我的胸口，“白天里太阳晒起来真是那么厉害吗？”

你告诉我你是从有星光的地方走来的，你的小屋在桑树下，站在树底下，晚霞就好像燃烧的大火，你已经走出来很久很久了，寒鸦在枯死的树枝上做了两个巢。

“泥石流凶猛地往山下冲击。有一天，我来到一个灰白色的墓地里，我坐了一整天。”你结束了你的故事，满脸都是冰冷的眼泪。

“抱紧我，抱紧我，它的牙就要咬着你的脚踝，你踩着土地的脉搏了。在那边的风中，也许站着一个人……”

“你说过了那是一根电杆。等一等，等一等，啊，我好像听见了星星的涛声。”

风是从山里面吹来的，风里夹着兽皮的臊味。一个明媚的日子，我们在骄阳下，在盛开的山菊花丛中昏昏欲睡，似看非看地望着飞过的大雁。我经常想到自己已经忘记了这回事。

“最近我出去东找西找，我站在那里，眼前晃动着枯枝的碎影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什么也没有。我抱着空空洞洞的头颅，蹲下来苦苦地想一件心事。我的故事又长又单调，你听，地面正在结冰。我们再看一看，说不定还剩下一只夜莺，一只没来得及飞走的小东西。”

我种过地榆、凤尾草和玫瑰，那时下过毛毛细雨。我回去的时候，总在泥泞的小路上碰见那个人。他戴着尖顶斗笠，将头部垂得很低，我看不见他的眼睛，我匆匆与他交臂而过，总觉得失落了什么似的，这种情形有好多年。后来不再下雨了，风一吹，地面终年笼罩在灰尘里。我依然和他相遇。在大路旁的电杆下，他不戴斗笠。我依然看不见他的脸，他的脸永远是依稀模糊的。他出现在那里，于是我与他交臂而过，又产生那种失落感。现在，它是一年比一年稀薄了。也许到了那一天，我再也认不出他来。

你仍然挂念着那件事。你说：“要是我们俩手挽手闭着眼一直走下去，说不定会到达桑树下的小屋。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，有时会忽然迷失在一片紫色的荒漠中。我早就忘了那地方。你摸一摸，我的头发像马尾一样硬，这是寒风梳洗的结果。你的房子，窗户一年四季总是敞开，你不甘心，生怕放过了路上那些影子，每当一棵树影，或一只蝶影在你眼前摇曳，你就焦急不安地踱步、叹息，敲得墙壁发出空洞的响声。当辣蓼草在雪地上开出小白花的时候，我在你窗前停住脚步，我们相视一笑，你的眼睛里映着两个金黄的

太阳，连唇须也染得金光闪闪。只要我们再耐心一点，也许有一天，我们就来试一试。”

那个人又出现在电杆旁边——一道狭长浓黑的影。我死死地盯住他，怨恨而惶恐。

“静静地、静静地！”你的声音变成急切的耳语，“瞧那星涛里的比目鱼，太阳和月亮将同时升起，淫荡的大地扭曲着腰身，静静地，古树下面，年轻的头颅玲珑剔透！”

三

昨天夜里我又出去了。你曾劝告过我，不要在夜里出去游逛，以免遇到意想不到的伤害。我记得你的警告，但我还是出去了，像有鬼使神差一样。我脚一抬，就轻飘飘地下了楼梯。我的眼前白茫茫的，我穿过幢幢高楼，穿过“哗哗”作响的树林，穿过古老的崖石，这些东西都放射出一种冷漠的、没有色调的光，像被记忆遗忘了的某个地方，古旧而虚幻。有一只全身灰白的夜鸟在我旁边和我一道飞，但我知道那并不是一只鸟，那是很久以前，我在厨房里折的一只纸鹤，它将伴随我直到我的末日。

我从小就很能飞，这个秘密只有我自己知道，因为在我飞的时候，别人是看不见的。假如有可怕的东西追来了，我只要双脚轻轻一踮，就到了电线杆之上。我吻着那些屋脊，恐惧而又得意，假如我要转弯和改变方向，那也十分容易，我只要将一只手臂升高或放低，就能达到这个目的。我十分灵巧、敏捷，从来也没被抓住过，一次也没！昨夜出了点毛病，我出门后不久，毛毛雨就下起来了，天虽然还是白的，但我的眼前更加迷蒙，这一定又是该死的感冒引起的，我抓住一根老树的枝条，暂时栖息在那上面喘一口气。我想起了你。那一天我躺在你怀里，一边叹息一边抚摸你的头发和脸颊，忽然看见你躲在远处的小树林里。其实我发现的只是一张彩照，一张很

大的立体彩照，那照片里的你时隐时现，而且能够运动，一下躲到这棵树后面，一下又躲到那棵树后面，并且你的面孔也不断地变幻，一下子变成我的舅舅，一下子变成我的表哥，一下子又变成似是而非的你自己。我听说现在有一种照片，能有录像的效果，这是我在某一天在一间假设的空房里听人说起，这个印象永远抹杀不掉。也许这就是那种照片？我正打算把我看到的告诉抱着我的你，但我一张嘴，发现你并不在，原来是我躺在草地上自己跟自己玩游戏呢！然而彩照确实是真的。秋天的落叶“沙沙”作响时，你坐在那堆很高的圆木上，用手支着下巴颏，一个钟形玻璃罩罩住你的全身。那一次，我曾用脑袋去撞击墙壁，发出炸弹爆炸一样的声音。一次，我暗暗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找到我的舅舅，将这件事问它个水落石出：世上究竟有没有这种照片？为什么从懂事那天我就总是看到它？我要告诉他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谜语，每次在我看到它时，我就找到了准确的答案，而一旦它消失，又重新成为一个谜，于是找到的答案也遗忘得干干净净。问题就在于：它并不是喊来就来的，只是在你完全忘记了它时，它才赫然出现在你的眼前。至于照片里的人物，也绝不是随心所欲的，它有时是那个人，有时又是某个意想不到的、早就断了联系的人，那个人的出现与我的急切盼望毫无关系，他不招自来。我问了我的舅舅，但我没法证实，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一通瞎话，打了无数不着边际的比喻，使他十分惊奇，如此而已。

该死的毛毛雨，冷得很呢。我不敢就这样回去，因为有雨的天气会导致我失去平衡。每次你不由自主地吻了我的嘴唇，我就说：“亲爱的。”只要我说了这句话，你马上变得苍白而冰凉，然后左右环顾，躲开想象中的黄蜂。所以我后来变得小心翼翼，我不再说：“亲爱的。”我把这句话留在喉咙里，默默地用手指梳理你的头发。但这也一样，你能感觉得到，你知道我把这句话留在什么地方了。你依然苍白、颤抖，像面具一样凝固了你的表情，无声地说：“我的左腿患有萎缩症，你把我错认成某个黄昏蹲在河边扔石子的男人啦。这样的错误你一生中至少犯过两次以上。”你暗示我，别以为自己飞来飞去，就能穿透一切啦。我穿不透，比如说你，因为你是一个比